



三伏天

◎冯周鼎

天香云外飘的故事

◎钱泽麟

寻觅天香云外飘传说

说到天香云外飘,基本认定是唐·宋之问(约公元656—712年)《灵隐寺》中的一句诗。宋之问是山西汾阳人,才学诗情出色,曾浪游江南,时值秋天他来到灵隐寺。

这一晚月光皎洁,松泉互映,桂花飘香。宋之问绕树穿行,觉寒气逼人,寂寞不堪,于是脱口咏出一句诗:“岭边秋色含风冷。”却对不出下句了。便在灵隐寺大殿前踱步思索。这时大殿琉璃灯下坐着的老僧问道:“年轻人深夜不休息,搜索枯肠,吟什么诗呀?”宋之问未及回答,老僧又说:“年少郎君既要吟诗,风景只在口头,何用如此苦搜?”宋之问听了不觉暗自吃惊,心想:除了初唐四杰王杨卢骆,我也算当今一流才子了,这老和尚口气不小。就回他:“师傅莫不也会作诗吗?”那老僧却慢条斯理回答:“我虽不会作诗,但这一句已代你就对了。”说着念道:“石上泉声带雨秋。”宋之问见老僧对句幽隽贴切,不觉惊喜:“老师原来是诗坛高手,弟子我失敬了,请受我奉揖!”揖罢又说:“我见灵隐寺泉石秀美,欲赋诗以纪其胜,只作得首两句,却接不下去了。”老僧说:“你把诗句读给我听听。”听了上两句“鹫岭郁峯峣,龙宫锁寂寥”,老僧脱口而出:“楼观沧海日,门对浙江潮。”宋之问想不到老僧对出如此气魄之诗句,顿时诗兴来了:“桂子月中落,天香云外飘。扈萝登塔远,剡木取泉遥。霜薄花更发,冰轻叶未凋。凤岭尚遐异,搜对涤烦嚣。待入天台路,看余度石桥。”

宋之问佩服老僧才学,第二天又去拜访,人却不见了,方知是骆宾王。这个传说在唐朝后流行。至于这首

诗作者是谁说法不一,有人认为自第二联以下均为骆宾王所作。

还有人认为宋之问《灵隐寺》的诗是指韬光庵,韬光庵在半山腰,确可远望江海。据此,有人把“楼观沧海日,门对浙江潮”诗句镌刻在韬光庵的观海亭上。据考,宋之问与骆宾王熟识且有书信来往,也有可能宋之问把骆宾王的这两句诗引用到自己的《灵隐寺》里。宋代时,“韬光观海”属“钱塘十景”;到清朝,又列为“西湖十八景”。

当然,无论是在灵隐寺还是韬光庵,现在是看不到海的,沙滩不断淤积,海岸已经远去了。1000多年前,我们南通的狼山也在海里,现在离海岸有100多华里了吧。

活用天香云外飘诗句

说来我和天香云外飘的诗句还有些缘分呢。1977年6月,我参加市报道组主办的《学大庆战报》通讯员学习班三个月。结束后,市报道组组长贾涛根让我留下来继续参加办报。

记得那是1979年初秋,我当时在南通报社经济科,徐树屏科长布置我去南通薄荷厂采访,写了一篇南通“白熊牌”薄荷脑是怎样获得全国金牌的文章,题目大约是亚洲之香诞生记。我拿去请本报的画家袁峰制图,也就是美化版面。袁峰一看文章说,亚洲之香是个什么香?不大好表现。并建议我开拓思路,看看古典诗词里描写香味的诗句。袁峰的提醒,顿使我随即翻阅唐诗宋词选集,书中有宋之问《灵隐寺》诗中的“桂子月中落,天香云外飘”之句。随即我稍作改动:《香飘云天外——南通“白熊牌”薄荷脑是怎样获得

金牌的》作为文章之题。“用香飘云天外好。”袁峰满意了。此文见1979年9月15日《南通报》。

一位清瘦的长者找到我:“你是泽麟吧。”他自我介绍:“我叫陈白子,叫我白子就行。”交谈中得知,原来白子是来组建文艺科的。他还问我愿不愿意搞副刊?我想副刊虽没搞过,但在报道组看过全国各地的不少报纸副刊,很感兴趣。我在无锡部队军管会宣传队一年多时间,主要编写文艺节目,退伍后到南通造纸厂工会工作,负责宣传报道,与文艺搭点边。我还未及作答,性急的白子直说了:“我看过你写的香飘云天外文章,有点文艺天赋。”我受宠若惊:“感谢老师抬举,只不过引用一句古诗而已。”“不仅是引用,应该说是活用,有所变通,却意义不变。”白子这么一说,我似有所悟。

就这么调进文艺科,编辑文化生活版副刊,兼文化体育系统记者。在白子的指导帮助下,我对活用古典诗词有了进一步理解,甚至经常活用。在采访爱国华侨王杏生时,发现他喜欢唱歌,就把他经常唱的《敢问路在何方》《潇洒走一回》《我的中国心》等歌曲贯穿在文章中,题目就是《歌飞云天外》。《司令决战岂止在战场——梁灵光印象记》《实践,永远是检验真理的标准——访原省政协副主席胡福明》《寒山寺听禅》等多篇文章中都有活用现象。后来看到唐·白居易《寄韬光禅师》诗:“一山门作两山门,两寺原从一寺分。东涧水流西涧水,南山云起北山云。前台花发后台见,上界钟声下界闻。遥想吾师行道处,天香桂子落纷纷。”瞧,诗坛大家竟也活用前人的诗句呢。

童心烂漫,梦绘流光

——我与“童声里的中国”

◎刷刷

美好的回忆,总在静谧的日子里悄然浮现,仿佛一缕温柔的晨光,洒在心灵的角落。八年光阴日月如梭,我与南通通州区的“童声里的中国”创研基地共同走过的岁月,仿佛一首温暖而深情的诗篇,在四季的更迭中,一同见证了孩子们的成长与喜悦。

今天,在这个炙热的夏夜,我脑海中浮现的是一个为儿童艺术事业默默奉献、辛勤耕耘的身影。

2016年,我创作的儿童小说《向日葵中队》出版后,很快被改编成儿童广播剧和音乐舞台剧。随后,一些影视公司也开始与我接洽,希望将这部现实题材的儿童小说改编为电影。坦白说,作为作家,我为自己的作品能够从文学延伸到其他艺术形式由衷感到高兴。这不仅是对我创作的认可,更是对作品价值的高度认同与鼓励。有趣的是,当时一家业内颇具实力的影视公司计划与我商谈影视改编授权事宜。恰逢我出差在外,便约定几日后再谈。

几日后,我回到家中,却接到一个陌生来电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位谦和的男声:“刷刷老师,我们想将《向日葵中队》改编成儿童电影。”

“请问你们是哪个影视公司?”我好奇地问道。

“我们是南通通州区‘童声里的中国’创研基地,专注于儿童公益艺术活动……”

儿童公益?这个词在我心中引起了一丝涟漪。《向日葵中队》一书中有一位特殊的孩子——莫离,她是一名孤独症患者。在创作过程中,我曾多次组织关爱孤独症儿童的公益活动。出于对公益的认同和共鸣,我对电话那端的人不禁生出好感。

我接着问道:“那您打算支付多少版权费?”

“一元……可以吗?”

不知为何,我竟爽快地答应了。在我们尚未见面的情况下,我签署了授权书。对我个人而言,这是一段奇妙的经历。

如今,八年过去,《向日葵中队》儿童电影不仅在全国院线上映,还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放,获得了各方赞誉。这让我深刻体会到“童声里的中国”能够越走越远、越走越

欢快的根本原因——那就是真诚。

现在回想起来,当时正是电话那端的坦率真诚和公益两字打动了。

后来,再与“童声里的中国”创研基地负责人之一张锋闲聊到此事,我们都会会心一笑。大约为“儿童”事业而努力的人,心与心之间会产生一种无声的共鸣,因为只有最纯粹的心灵,才能为儿童公益艺术事业点燃希望之光。

《向日葵中队》的拍摄正是在“童声里的中国”创研基地进行的。其间,我曾前往拍摄现场探望剧组,印象深刻的是两个“不易”:一是剧组的工作之烦巨,实属不易;二是基地负责人之辛苦,实属不易。从演员到导演,从道具、化妆师到摄影、灯光,甚至是群演,每一环节都需要基地全力配合。电影上映时,细心的观众发现,演职人员名单足足滚动了三分钟,仅儿童演员就有一千多人。每天拍摄的工作量之大,仅解决几百人的饮食起居就是一件极其头疼的事。看着这些辛勤的工作人员,我不禁感慨:不容易,不容易!

事实上,我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。这些年来,创研基地不断推出各类艺术精品,从电影到广播剧、舞台剧;从书画到诗歌、童谣、童声合唱,他们从通州走向江苏,走向全国,未来必将走向世界。所有这些成就,皆源于创研基地背后那支团结而勤奋的团队。他们以双肩托举起无数儿童的艺术梦想,帮助他们筑梦、逐梦,助他们梦想成真。他们更希望通过艺术教育去感染儿童,用艺术去帮助孩子们明辨是非,学习美、创造美、传递美。

今年,我因为创作儿童小说《飞吧,蒲公英》,多次前往南通采访、体验生活。再次走进创研基地,我再次感受到那份与众不同的力量——在江海的滋养中,既有恬静的田园,也有蓬勃的都市,更有火热的情怀,依旧保持着最初的,也是可贵的——真诚。

无论岁月如何流转,那些关于艺术的童年故事,会在每一个孩子的眼中绽放出幸福的光芒。

在时光的长河中,“童声里的中国”将永远回荡着最美的旋律。

心窗
片羽